

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研究資料彙編之友朋追思(四)

謝鶯興*編

- 56. 〈「古之學者為己」：為懷念徐復觀先生而作〉，謝扶雅，《中華雜誌》，第 20 卷第 7 期，1982 年 7 月，頁 32-33。又見於《湖北文獻》，第 70 期，1984 年 1 月，頁 30-32。

按：是篇首先說明作者與徐先生從未謀面，以徐之〈中國思想史論集編自序〉所說：「〈程朱異同〉一文以『為己之學』貫通孔孟程朱陸王學派」的「為己之學」為說，從徐之身世，三十年的讀書講學，到常喜自稱為「鄉下人」的與大自然渾成一片，「必深慕那位自比管、樂的諸葛亮」，「到香港講學後期，才慢慢欣賞而『體悟』程朱陸王之學的真價值所在」，「『體悟』到老莊與孔孟程朱陸王同為『為己之學』的奧妙處了」。



- 57. 〈君子曰終：敬悼徐復觀老師〉，翁文嫻，《鵝湖月刊》，第 85 期，1982 年 7 月，頁 50-51。

按：是篇引用《論語》的「君子曰終」，表明「真正體會到『終』字的意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味」。追述在研究所聽講「史記」、「文心雕龍」課程所見的身影與收獲。並敘述作者對徐復觀的恭謹以及「自覺這是求學期間，一段堪稱完美的回憶」。

- 58.〈盡了知識分子應盡的最大責任〉，胡菊人、陸鏗，《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493-494(未載日期)。

按：是篇讚揚徐先生是無私無畏的政論家，他以百姓的福禍為個人的福禍，對國家民族有熾熱的愛，主張價值內在於人心，一生體現親親仁民之義，是儒家文化的篤行者，又是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志士，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盡了知識分子應盡的最大責任。

- 59.〈儒家的整全人格--敬悼徐復觀先生〉，陳昭瑛，《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262-265(原載《民眾日報》1982年9月18日)。

按：作者認為徐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就了儒家的整全人格」，「儒家的整全人格，必須追本溯源於先秦儒家」。指出徐先生提出「中國文化源於『憂患意識』」。說明「內聖外王」一詞，內聖指內在的人格修養，聖是這種努力的最高境界；外王指道德修養之貫徹於客觀外在的現實世界，來解說作者所認為的「儒家的整全人格」。認為徐先生「特別體會到這一時代的中國人在政治變局中的悲劇命運，這是他成就儒家整全人格的關鍵」，「他的生命乃是由聖賢精神所陶鑄而成」。

- 60.〈徐復觀大哥〉，孫淡寧，《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95-97。

按：作者在是篇先交待與徐先生的交情由來，敘述徐先生的家庭生活中，兒子對父親的看法，夫婦相處的模式，呈現家庭和樂面，藉以相對於看慣徐先生政論與學術論述的嚴肅面。

- 61.〈徐復觀先生周年祭〉，趙聰，《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98-104(1983年4月1日於香港)。

按：作者在是篇首先敘述徐先生家居的夫婦相處之事，接著寫下他與徐先生的交情，親聞徐先生講說婚前的追求過程。認為「徐先生有三件事似乎不能瞑目」，一是忘不下他的太太；二是對孔道的醉心，更確信孔子學說為治當今之世之本；第三是他的「巨匠巨製」的工程並未完成。

- 62.〈復顯天地靈心，觀察古今大道--徐復觀老師週年祭〉，侯家駒，《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118-120(原載《中國時報》1983年4

月 1 日)。

按：作者於篇中回憶就讀台灣省立農學院時受教於徐先生的瑣事，述及徐先生執教東海後，作者仍常登山訪謁。接著提及手邊保留一封民國六十九年徐先生寄給他的信與內容。最後以最終探視未果的憾事傲為結束語。

63. 〈俯首甘為孺子牛--復觀師逝世週年感言〉，翟志成，《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308-318(原載《中國時報》1983 年 4 月 1 日)。

按：是篇作者首先提及面對撰寫紀念稿時的窘境，接受其夫人建議，從 1969 年開始敘述徐先生對他的教誨談起。第一單元「把我從自暴自棄中提昇」，從大陸泅水抵香港所面臨的現實環境，遇到徐先生在新亞研究所入學考試給予國文一百分的機會而得以識見與就讀。第二單元「從『紅衛兵』到研究生」，敘述 1973 年面談以決定是否能蒙徐先生收入指導論文的行列。第三單元「十年問道多少事」，舉了作者對於徐先生著作的評論，都蒙他稱許為「直言」，並推藏其文章在雜誌發表之事。第四單元「還不清的學生債」，敘述徐先生對作者的照顧與考量，指示讀書門徑，鼓勵堅決繼續唸學位，協助在美國申請入學的用心，以及知道作者將要結婚事，表現徹底的放心。第五單元「最後一篇文章」，交待作者將出書而請徐先生寫名為〈文學創作的自由聯想〉序一事，竟然是他一生中親筆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

64. 〈敬悼徐師〉，末學，《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128-132。

按：是篇從徐先生在《民主評論》發表的政治論文談起，接著談兩人正式見面是在新亞研究所擔任教職，跟著聽課。第三段從二人都曾當過軍人緣故的交談，徐先生說：「你亦是我的學生」，引起了後面的關心作者的「開飯」問題。第四段舉出徐先生在文章中本著他自己「不能自己的良知」，暢論時政，關心國家前途，人民福祉，反省、批評歷史文化，用心致誠於開出學術文化的新理境，遭人批評的事實。最後以「偶然」與「必然」的論點點出徐先生的「雜文」更「必然」會是廣大而且深遠的作結。

65. 〈人去樓空音猶在--寫在徐師復觀逝世週年〉，夏友平，《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226-229(撰於 1983 年 4 月 1 日)。

按：是篇首段言及徐先生去世一年前在美國在作者家小住，以「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濶立多時」為開端，討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次

段以後追憶就讀東海、服役、出國留學期間，選修徐先生課程，受其照顧影響等事，從書信與作品中體會和瞭解他的簡樸生活和愛國愛民的心情，以未能在其研究課題盡一份力量為憾。接著敘及五十年代後，在民主和自由論戰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探討民主和自由的中堅，在過去十年中，成為中共直接或間接邀請的對象，但他一再表示，大陸現況未改變之前絕不能接受，這是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所道出的事。最後敘及徐先生的雜文，時常流露出一份有良知血性的書生所感到的落寞，提及他坦率真誠擇善固執的性情，因學問見解不肯妥協，最肯下苦功做學問，又具有高度的智慧的真正愛國者，對朋友們的熱誠，對後輩們的提携和學生們的關切等等，皆因其去世而離去了。

66. 〈為往事繼絕學〉，杜維明，《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240-245(撰於1983年4月1日)。

按：作者首先敘述其治學是從大學轉入中文系專攻中國哲學以來，即受徐先生帶領、教育、指導，體會到中國學術的真味，品嚐到智識分子的骨髓。次段提出「我認為徐先生『為往聖繼絕學』的悲願對新儒學運動意義最為深長」。第三段敘述徐先生看到中國文化遭受誣蔑發出「憤憤不平」之氣「昇華為學術文化上的道德大勇」，是「從根處反省自覺的存在決定」。第四段敘述對中國思想史的現代疏釋，是義理和考據雙管齊下的學問方法：先從原始材料著手，詳閱前賢成績，參考時賢與歐美有關的理論，才根據自己長期苦思的結果運用「發展」的觀念撰成初稿，再經好幾番修改、潤色和謄抄的作業程序才付印。第五段提出徐先生的心靈是開放的也是深奧的，是創發的也是凝定的，徐先生認為「年輕人的社會責任感」即是「為中國的民主效命」，自由是植根於孔孟德教的形式所展現的自由。作者對於一般人說徐先生有霸氣、好罵人、為情識所惑，反而更能顯示他是一位生龍活虎的鬥士。第六段以徐先生在遺囑裏以未能親赴曲阜參拜孔子靈前為恨事。第七段以徐先生曾提到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句子，說：「春蠶的絲，是從它自己的生命化出來的。」說明徐先生也是用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愛情包裹了孔孟之道的傷痕，讓被殘殺、被支解的聖體重新獲得生機。

67.〈難忘的印象〉，朱國能，《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422-429(撰於 1983 年 4 月 1 日)。

按：是篇第一單元「和平、奮鬥、救中國」，先敘述作者在徐先生臨終之前到台大醫院探病事，回顧徐先生之一生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分為兩期，後來之立足於中國文化鞏固的基石上，要救國救民，是釐清儒家的真面目，用現代的眼光疏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與自由民主思想相契合。第二單元「我能為你做些甚麼」，回憶 1981 年 11 月到徐先生家上課「中國文學批評」的課，課後師生間的對答。第三單元「病牀前的記憶」，追述作者從 3 月 16 日起親見徐先生在台大醫院的情況，以及 3 月 26 日接到廖伯源航簡的敘述內容，至徐先生去世之事，以徐先生女兒均琴小姐在新亞研究所主辦的「徐復觀教授追悼會」上的致謝詞作結。

68.〈徐復觀先生的胸懷--為紀念一位體現憂患意識的儒學思想家而作〉，杜維明，《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246-251(原載《臺灣時報》1983 年 4 月? 日)。

按：是篇首言：中國有良心有理性的智識分子，總是站在廣人民族類的現實生活和長遠幸福的立場，為歷史文化的開展，學術慧命的延續以及共同意識的興發而努力、奮鬥、犧牲，以孟子、大禹、及古聖先王的勞心勞力，是中國智識分子的本色，即是「憂患意識」。末段作者深深意識到徐先生是「一個真正能認同廣大農民千百年大福大利的讀書人」，「是一個奉獻民主的鬥士，一個敢向現實政權挑戰的人文自由主義者」作結。

69.〈懷念正氣浩然的徐復觀先生〉，孟德聲，《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 年 8 月，頁 304-307(原載《中華雜誌》，第 21 卷第 4 期，1983 年 4 月)。

按：是篇以對徐先生的欣賞是「他對自由主義的深切理解」起筆，敘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與政府漸走漸遠的原因，以徐先生說聞一多先生事為例，說明政治對自由民主缺乏理解，不重視自由主義者的輿論批判，不能容忍自由主義者的獨立批判態度。接著以徐先生的看法說明「自由主義」，就是一個人根據他的良心理性對傳統和現的批判精神。輿論批評即是自由主義者的功能。認為大家不了解自由主義與民主，不尊重自由知識分子的清議批評，於是徐先生創辦《民主評論》，發揮輿論的功能，發揚自由主義者的批評精神。最後以徐先

生認為他遠不如朱熹的敢言精神，提出「自由主義者批判精神，一方面需要執政者的及保守派的認知與雅量，另一方面更需要自由主義者本身的堅強與忍耐」作結。

70.〈旁觀者的話--為徐復觀先生逝世週年作〉，黎華標，《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465-468(未標日期)。

按：是篇作者是從《民主評論》刊登徐先生與錢穆先生辨仁者的好惡問題開始留心他的文章，敘述兩位先生對於「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解釋差異性，提出徐先生看問題，「處處著重事物陰暗面所發生的作用，就人而言，即是注意由私欲所孳生的壞作用」。第二段引徐先生說：「寫雜文與時賢發生爭論，毫無個人僭妄的存心，只是基於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感觸而不能自己」，說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撰寫心境。第三段認為〈朱元晦的最後〉如果不是他最後之作，亦算相當晚近的一篇，當時他正力起草有關朱子學術的論文，打算在一國際學術會議中提出，認為徐先生撰寫此文的心境與朱熹臨終前的心境是相通的，於是拈出朱子提出的「直」字，對大陸的當政者致其最後的忠告。認為「直就是無私曲」，「無私曲」三字足可以為徐先生一生做學問寫文章的磊落態度的寫照。

71.〈新亞研究所隆重舉行徐復觀教授週年祭〉，無作者，《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1984年8月，頁514-515(1983年4月25日報導)。

按：是篇應是新聞之一，報導4月24日，新亞研究所為紀念徐先生逝世一週年，在慈航靜苑舉行的祭典過程，以及參加祭典的諸多人士的大名，以見徐先生的為學與做人，使人「面對遺像，想其人德，真可謂與日月同光」。

72.〈緬懷徐師復觀教授：為徐師逝世週年而作〉，林本，《湖北文獻》，第68期，1983年7月，頁33-35。

按：是篇首先說明與徐先生是師生關係，選修過他的課程。接著概述徐之經歷，與台中農學院鄂籍學生的相處因緣，自身與徐的因緣，及徐在學術上的用力。最後概述看到高希均的文章，得知徐先生住院訊息的探病過程。

73.〈回憶徐復觀先生〉，胡秋原，《中華雜誌》，第22卷第4期，1984年4月，頁46-51。

按：是篇概述作者與徐先生的五十年交情。第一單元先說兩人的首次見

面是在日本，到抗戰勝利前夕與中蘇談判締約，及在沁園春與毛澤東茶會上的講話等事，又再度碰面；到了民國三十七年因徐有意發起一個會以支持國民黨的組織一事的回憶。第二單元追憶他們的友誼是由〈中國之悲劇〉而奠立，由熊十力先生的淵源而加強。第三單元回憶民國四十年之後的交誼，從中西文化問題上談起，提到胡適之死，他們二人停止對胡先生的筆戰，到被扣紅帽子之事而申請律師證書之事，並及與殷海光間的事。第四單元談民國五十六年因徐先生為梁先生得中山獎學金事而發生的事件。第五單元談起民國六十八因高雄事件的發生而產生若干問題，徐先生撰〈人生道上突破中的友誼--祝胡秋原先生七旬大慶〉，表明對作者的勸告，即使徐已健康欠佳仍在華僑日報聲援作者，至最後在台北見面的點滴。第六單元則記他們二人「論學不盡相同」事，一是徐尊重宋學與批評清代的漢學，作者則不贊成漢宋之爭；二是對中國文化的推尊過甚的部份；三是修正主義與三民主義的主張不同；四是作者認為人類文化在本質上是有共同性的，而非有根本的不同。第七單元略論徐先生之人，並誌知己之感。

74. 〈默默地思念復觀感謝友情〉，徐王世高，《中華雜誌》，第 23 卷第 4 期，1985 年 4 月，頁 49-50。

按：是篇為徐夫人在徐先生逝世二年後的追念，先回顧四十七年的相處與失去的孤寂；再敘及若能再有二、三年的時光，一定可以寫完《兩漢思想史》五卷的志業；接著從病房照顧到回憶他寫完〈程朱異同〉及籌畫撰寫《兩漢思想史》第四卷的工作；再提及最後一年所寫的雜文集即出版，以及自我許諾要把徐先生所寫的文字收輯付印，並感謝諸人的協助，得以陸續面世，交待《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亦得諸人的相助，感謝華僑日報三十多年來的友誼與照顧。最後提及三千多冊



的藏書及字畫都捐給東海圖書館，以專櫃珍藏事。

- 75.〈徐復觀先生逝世十周年祭：寫在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前夕〉，蔡仁厚，《鵝湖月刊》，第 204 期，1992 年 6 月，頁 0-1。

按：是篇首先對有人說徐先生是處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表現儒家的抗議精神者的更正。接著概述他在學術著作從縱向度、橫自度及自我的平生志操等三個總方向，來弘揚中國文化與儒家學術，認為最能顯示的是《兩漢思想史》三大卷。最後以東海舉辦「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分「學術與思想」、「文學與藝術」、「歷史與社會」三個範疇進行研討作為紀念。

- 76.〈一個時代的開始：激進的儒家徐復觀先生--紀念徐復觀先生逝世七週年〉，陳昭瑛，《歷史月刊》，第 15 期，1989 年 4 月；又收錄於《徐復觀文存》附錄，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又收錄於《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灣研究系列)》，正中書局，1998 年 4 月，頁 331-349。

按：是篇前言認為徐先生可被視為思想史上一個時代的開始，說到他的充滿激進的現實主義精神，充滿濃重的草根氣息，即在第一單元「從大地的兒子到激進的儒家」中，他的童年談起。對於徐先生的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民粹主義是從他個人的現實生活，從先秦儒家而來，因而在第二單元「復觀之學的特色：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中，談「復觀之學」，他意識到一切人文活動作為一個整體性，使用比較的觀點，即是結構的整體性，從發展的整體性，將研究對象放在它自身形成的歷史，以及與它相關的歷史演變中看待，因此他是把儒家的歷史學當作儒家人文主義的基礎，因此儒家的歷史哲學即儒家的實踐哲學。由於認為「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復觀之學乃是回到孔子」，因而在第三單元「從解放『儒學』到『解放儒學』」中，談到《中國藝術精神》具有解放儒學的作用，他把心力放在兩漢的史學、政治、社會、經濟丟思想，印證了先秦儒家無事不關心的性格以及全面發展的可能性，亦即儒學必須建立在自己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等等各種學問上，才能使儒學成為對當代社會具有解釋力乃至改造力的思想體系。亦即本身具有解放力的學問，去解放那尚未被解放的事物，即孔子的「己立而立人」。